

【行思禪師，姓劉氏，吉州安城人也。聞曹溪法席盛化，徑來參禮。遂問曰：當何所務，即不落階級？師曰：汝曾作甚麼來？曰：聖諦亦不為。師曰：落何階級？曰：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？師深器之，令思首眾。一日，師謂曰：汝當分化一方，無令斷絕。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青原山，弘法紹化。諡號弘濟禪師。】

行思禪師，聽說曹溪法席非常殊勝，於是就到曹溪來參禮六祖。他向六祖請教：「應當怎樣去做，才不至於落在階級裡面？」階級是指菩薩位次，十信位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，五十一個階級。不落階級，當然就是頓超。所以，他請教的目的就是要學頓超法門，不要漸次修學。六祖問他：「你曾經用過什麼功夫？過去是如何修學？」行思禪師說：「聖諦亦不為。」聖是指諸佛。聖諦就是無漏的聖解，行思說：「我連這個也離開了，我也不著。」這個境界相當高。六祖說：「你落什麼階級？」行思說：「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？」這話說得非常透徹。有凡、有聖才會有階級；有修、有證，也有階級；行思禪師的境界是無修無證，凡聖一如，這當中沒有分別執著，哪裡還會有什麼階級？如《心經》講的「無苦集滅道」，乃至「無智亦無得」。六祖大師對他非常的賞識，很器重他，叫他作一名班首，就像大眾當中的班長一樣。有一天，六祖對他說：「你與眾生有緣，應當去一方弘化利生，不要讓佛祖的道脈中斷。」意思就是叫他去教化眾生。行思禪師在六祖座下得法之後，回到吉州青原山，在那裡弘法利生。諡號弘濟禪師，其事蹟《傳燈錄》有記載。

【懷讓禪師，金州杜氏子也。初謁嵩山安國師，安發之曹溪參

扣。讓至，禮拜。師曰：甚處來？曰：嵩山。師曰：甚麼物恁麼來？曰：說似一物即不中。師曰：還可修證否？曰：修證即不無，污染即不得。師曰：只此不污染，諸佛之所護念。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西天般若多羅識：汝足下出一馬駒，踏殺天下人。應在汝心，不須速說。讓豁然契會，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，日益玄奧。後往南嶽，大闡禪宗。】

懷讓禪師參訪嵩山安國師，安國師就打發他到曹溪參扣六祖。六祖問：「你是從哪裡來的？」讓師說：「我是從嵩山來的。」六祖再問：「甚麼物恁麼來？」這個意思就是，什麼東西？怎麼來的？這句話，我們乍聽起來是呵斥的話，很不客氣，但是要曉得，這是禪宗的機鋒語，也就等於口試一樣。懷讓禪師說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這句話對得非常恰當。因為祖師問的意思，是直指人心，說的是虛靈不昧的真心，懷讓禪師一聽就明白，隨即答覆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因為虛靈不昧的真如本性，是沒有任何物相可以比擬的，一般常講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」所以，什麼都說不上來。

這麼一答，六祖就了解他的境界。於是再問他：「還可修證否？」讓禪師說：「修證即不無，污染即不得。」這兩句話很重要，在禪宗非常著名，其他各宗也時常引用這兩句話。這兩句話變成以後宗門教下修學的最高指導原則。「修證即不無」，是說有修有證，雖然有修，心地是清淨的、是光明的，決定沒有絲毫的染著。這是真實的功夫。不善修學的人，譬如修布施，免不了心裡落一個能布施的我相、所布施的物相，以及接受布施的對方；換句話說，三輪不空。這就是有染污，雖然有修，有修有染污；若能到有修而無染污，這才叫做真修。不但布施，就是誦經、拜佛，或者禪定，乃至於般若，都時常被染污。如果到「染污即不得」，必須要離開分

別心、離開執著心，正是禪宗所謂「離心意識參」！才能得到這個境界。六祖說：「只此不污染，是諸佛之所護念。你既然到了這個境界，我也是這個境界」。

以往，西天般若多羅大師有一個預言，般若多羅是禪宗第二十七代祖師，即達摩祖師的老師，他說：「將來你的門徒中，要出一個馬祖。」這是指道一禪師，俗家姓馬。中國叢林制度就是道一禪師興起的，「馬祖建叢林，百丈立清規」；這兩個人的教化，影響中國一千多年。這樁事，在很久之前，般若多羅就有預言。六祖說：「應在你的身上，但是現在不須要說。」懷讓大師豁然體會，留意在心。於是執侍，作祖師的侍者，朝夕奉侍十五年。在這十五年當中，當然他的學問、道行一天比一天成熟。以後，他到南嶽衡山弘揚禪宗。

【永嘉玄覺禪師，少習經論，精天台止觀法門，因看《維摩經》，發明心地。偶師弟子玄策相訪，與其劇談，出言暗合諸祖。策云：仁者得法師誰？曰：我聽方等經論，各有師承。後於《維摩經》悟佛心宗，未有證明者。策云：威音王已前即得，威音王已後，無師自悟，盡是天然外道。曰：願仁者為我證據。策云：我言輕。曹溪有六祖大師，四方雲集，並是受法者。若去，則與偕行。】

永嘉玄覺禪師在中國禪宗史上是負有盛名的，俗姓戴，永嘉（浙江溫州）人。年輕時曾經修學三藏經論，於天台止觀法門特別有研究，也有心得，以後因看《維摩經》開悟。一日，偶遇六祖的學生玄策。玄策常到處遊玩，各地方修行有成就之人他都去拜訪。玄策禪師聽說永嘉有這麼一位善知識，於是也到此地來拜訪。拜訪暢談之後，覺得玄覺禪師的境界很正確，不但正確且還相當高，於是問他：「你得法的老師是誰？」玄覺禪師說：「我聽方等經論聽得很多，聽過很多法師講解。以後，我在《維摩經》中開悟佛法的心

宗，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人來為我做證明。」就是沒有人來印證他的開悟是正確還是不正確。玄策說：「經論中講，威音王佛以前，你說自己開悟的，能講得通。威音王佛以後，說無師自悟的，都是天然外道。」威音王後，必須大徹大悟之人來為你做證明，證明你所悟的是真實不虛的，如此方可。永嘉大師非常謙虛，他說：「請你為我印證，可否？」玄策說：「我人微言輕，你何不到曹溪去禮拜六祖？曹溪，四方縑素雲集，大眾都在此處承受六祖的教學。你若想去，我可以陪你一道去。」

【覺遂同策來參，繞師三匝，振錫而立。師曰：夫沙門者，具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。大德自何方而來，生大我慢？覺曰：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師曰：何不體取無生，了無速乎？曰：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。師曰：如是！如是！】

於是，玄覺就同玄策到曹溪參禮六祖。見面的時候，他表現的態度似乎有一點傲慢，「繞師三匝，振錫而立」。六祖說：「一個修行人，必須具足威儀，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，一切都得循規蹈矩。你從哪裡來的，怎麼這麼傲慢？」玄覺禪師說：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」這兩句是很具有警覺性的話，幾個人能懂這個道理？如果大家能把這樁事情看重，修行一定會很踏實。六祖說：「你何不體取無生，了無速乎？」永嘉大師說：「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」。

「體」是講體認自性，自性無生無死；「了」是講一了百了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生死已經都沒有了，哪裡還有遲與速？所以說了本無速。六祖為他印證，說：「如是！如是！」一點都沒錯。由此可知，修行人要緊的是要明心見性，若不能明心見性，生死大事就沒有法子「了」。說到明心見性，又談何容易？所以，佛祖常說，若無淨土法門，末法時期眾生就談不上成就。我們若能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與此處講的了生死，境界就可以接近了。

【玄覺方具威儀禮拜。須臾告辭，師曰：返太速乎？曰：本自非動，豈有速耶？師曰：誰知非動？曰：仁者自生分別。師曰：汝甚得無生之意。曰：無生豈有意耶？師曰：無意，誰當分別？曰：分別亦非意。師曰：善哉！少留一宿。時謂一宿覺。後著《證道歌》，盛行於世。】

這個時候，玄覺才禮拜六祖。拜完之後，他就要告辭。六祖說：「你回去得太快了，才說幾句話就要走？」永嘉說：「本自非動，豈有速耶？」本就是本來，本來沒有動，哪有遲與速？六祖說：「誰知非動？」這是一層一層在逼他。永嘉說：「仁者自生分別。」這話問得好，答得也好。六祖說：「你確實是得到無生之意。」無生之意就是無生法忍，他確實是證得無生法忍。永嘉回答說：「無生豈有意耶？」六祖說：「無意，誰當分別？」永嘉說：「分別亦非意。」這句話說得實在是妙極了！如果用意識分別，這是凡夫，沒有證道。分別不是意；不是意，是什麼？是真如本性。見性之後，分別即是無分別，分別與無分別是一不是二，這是真正證入佛祖的境界。我們學佛，要緊的也是要趨向這個方向、這個目標。

六祖大師聽了非常開心，因為永嘉的境界與他一樣高。大師說：「善哉」，好極了；「少留一宿」，六祖特別留他在曹溪住一晚，不要急著回去。永嘉禪師住了一晚，第二天才回去，在曹溪成為很有名的「一宿覺」，他在曹溪住了一天就大徹大悟。以後回到永嘉弘法利生，著有《禪宗集》及《證道歌》。